

#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及启示

孟晓霞, 李先明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家的逐步“放权”,人民公社时期遭到贬抑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步入上个世纪90年代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技术变迁等因素则消解了原有的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中,国家的“回归”和乡村精英的觉悟又共同催生了新的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给乡村社会的整合带来了曙光。乡村公共文化变迁的历史表明:只有充分发挥国家、市场与乡村精英协同联动的作用,把握好乡村公共文化开展的向度、构建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系统、促进全社会的文化自觉,好的公共文化生活会得以重构,村庄秩序重建和社区整合的目的就能有望达成。

**关键词:**改革开放;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

**中图分类号:**G249.2;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17)02-0084-04

## Changes and Inspiration of Relaxing and Public Culture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MENG Xiao-xia, LI Xian-mi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relaxing and public culture life in the countryside, once diminished in the People's Commune Period, is now coming back to people's daily life in the open and inclusive society. In the 1990th, traditional relaxing and public culture life experiences reformat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nd modern technology. Since the new century, as nation's working focus and rural elite's awareness go back to countryside, the country society has embraced new opportunities especi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changes in the countryside demonstrate that to make full use of the co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market and the rural elite, to have a good com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ulture,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cultural system, and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the whole society as well can better rebuild the village order and integrate the community.

**Keyword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countryside; leisure type; public culture life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公共生活”话语的引入和我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凸显,关涉农民精神生活引导、道德观念整合乃至乡土社会秩序生成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问题引起了国内部分专家学者的重视。目前,学界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休闲文化生活的研究较多,但从公共空间角度探讨乡村休闲文化生活变迁的研究尚属阙如。有鉴于此,笔者拟从公共空间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变迁的过程进行梳理,理清其内在理路,拓展当前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体制创新、政策创新路径。

### 1 改革开放初期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变承

众所周知,人民公社时期,乡村“娱乐生活贫乏得可怜,政治学习充塞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各种各样的文件材料让人心烦脑胀”<sup>[1]</sup>。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党和政府对农村土地经营形式进行变革,乡村社会自主性增强,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不能满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人民公社时期遭到压制的各种具有公共性质的休闲型文化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

收稿日期:2016-11-28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山东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变迁及其启示(15CDSJ04)。

作者简介:孟晓霞(1992—),女,山东青州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1)村民们“学之不倦”的扑克牌活动继续发展。扑克牌易学易玩,老少皆宜,是人民公社时期“国人学之不倦”的唯一一份文件,被戏称“‘54’号文件”<sup>[1]</sup>。田间地头、干活休息的间歇,村民们就会凑在一起摸两把,为单调而乏味的集体生产提供了许多乐趣和谈资,构建了一个深受民众喜爱的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村民得以自行安排地里的活,再加上合理利用农业工具,生产效率大大提高,空闲时间一下子多了起来,打牌作为人们娱乐生活的一部分,越发成为乡民最喜闻乐见的一种公共休闲方式。事实上,扑克牌的玩法有很多,如比点子、接龙、四十分、八十分、勾技等,可以供2~7人共同玩耍,它作为一种娱乐游戏,满足了农民群众休闲、交流等多种需求。凭借着其广阔的农村市场,打牌这一公共性休闲娱乐方式始终深得人民群众的喜爱。

(2)摆脱了政治桎梏的戏曲以及电影业得以复苏。看戏是中国自古便有的休闲娱乐方式,亦是改革开放初期村民们最主要的“文化大餐”。但在集体化时期,国民能够观看的戏曲只有8大样板戏,民众的公共休闲娱乐生活十分单调。改革开放后,编剧根据现代化的需要,对在文革中遭到禁演的剧目进行重编,利用农村的小戏台进行演出,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观者如潮。与此同时,“电影故事片产量大大增加,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批农村个体电影队出现,许多地方的群众不出远门就可以看到电影,电影也从室外走进了室内,影片从8.75 mm发展到16 mm和35 mm的座机”<sup>[2]</sup>,多以“宽银幕”“武打”“爱情”“战争”等词汇作渲染,内容题材日渐丰富,农村电影进入了繁荣时期,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也越来越繁盛。对于广大农民而言,每次村里放电影的时候,比过重大节日还热闹,家家户户往往都是倾巢而出,十里八乡听到消息的民众也都赶过来看。村民们如此爱看戏看电影,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乡村公共性休闲娱乐活动的贫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看戏看电影形成了一个公共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人们能够围绕影像话题品评交谈,共同体验集体观影的氛围。

(3)传统节庆娱乐和庆典活动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节庆娱乐和庆典活动是人民群众在千百年来中所形成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个重要载体,同时它作为一项公共性的文化娱乐活动,还具有维系、整合、凝聚社区文化和社区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当然,节庆娱乐中亦有很多封建迷信和陈规陋俗掺杂其中。因此,建国以后,传统节庆中一些

落后的、封建的习俗遭到很大冲击。但反封建、反迷信运动也将许多传统节庆的合理内容一并革掉,特别是在“破四旧”运动之后,“老黄历”一律被公历取代,传统的节庆活动一律被禁止,就连春节也被“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农田水利建设所取代。改革开放初期,传统的公共性节庆娱乐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云南省马龙县为例,为活跃群众文化,增添节日气氛,营造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空间,丰富农民群众精神生活,从1991年开始,每年春节期间,马龙县“文化局均组织文化系统各单位开展不同规模形式为时三天的春节群众娱乐活动。主要娱乐项目有:影视录像连映,舞龙耍狮划旱船,猜谜套圈转盘奖,交际歌舞竞烟火”<sup>[3]</sup>;人们得以重新参与到节庆活动当中,年节又重新变得热闹而有生气。

## 2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家基层制度改革以及农民群众经济条件改善,电视得以在农村普及,如湖北省京山县三阳镇,“1992年,三阳城乡黑白电视机的拥有量达到3 500台,入户率达65%,彩色电视机还不到1 000台。1995年,三阳黑白电视机普及。2000年,全镇彩色电视机达10 260台,户均1.2台。”<sup>[4]</sup>正是由于电视的普及和传统休闲方式的改变,曾经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的电影放映、戏剧演出等娱乐活动开始式微,村民们空闲时间大都呆在家里看电视,后来有了录像机、影碟机,民众就很少往电影院跑了,尽管当时的电视只有很少的几个台,娱乐频道也很少,但民众依然感到很满足<sup>[5]</sup>。可以说,电视的出现戏剧化地改变了原有乡村社会生活的面貌;同时亦改变了以往乡村共同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度或者说社会关联程度,使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空间越来越“私性化”。

当然,在市场化冲击下,不只是露天电影失去了其公共性,人们的节庆休闲活动也越来越形象化、私性化。以春节为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乡村控制的减弱,春节期间祭祖祭神活动逐渐恢复起来,祭品也更加丰富,但有些家庭由于观念的变化,主动放弃传统的祭祀活动。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周边村落农田被圈地征用,越来越多的青壮年离土离乡,外出打工,由于各种原因,回家过年的越来越少,春节成了一个不能阖家团圆的团圆节。加之,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在除夕夜

听收音机中的联欢节目也成为时兴的活动,人们可以在家中看春节联欢晚会,除尘守岁、贴春联、拜大年、燃爆竹、办年货等传统习俗也在茅屋变瓦房中变得仪式性,人们的公共性文化活动越来越少,春节原有的年味也就越来越淡。

但此一时期并非所有的群体性休闲娱乐活动都衰微了,在一些传统的休闲活动面临瓶颈之际,一股“麻将之风”席卷乡村大地,充实了人们日益贫乏的精神生活,营造了一种新式的乡村休闲型公共空间。只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麻将逐渐变得不那么纯粹了。在市场化的场域中,打麻将渐渐成了人们赌博的工具,并且百禁不止,据山西运城典型小康村经验显示,“由于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农村打麻将赌博成风。有的一赌就是一两天,耽误了农活,影响了上班,有的因赌博,使邻里反目,家庭不和,兄弟成仇,造成许多不安定因素,有的甚至严重影响了孩子学习和身体健康”<sup>[6]</sup>,而有些地区乡村赌博“不是农民之间普通的小赌,而是外来的有组织的赌博团伙。由于农村本来有打牌赌钱的风气,加上转型时期价值观混乱,很容易接纳外来的赌博活动,侵蚀农村的社会资本”<sup>[7]</sup>,使享乐主义充斥人们的思想,打麻将也就由人们休闲娱乐的精神支撑转变为精神虚无的窠臼,失去了其原有的休闲功能,成为了打磨时间,甚至是追求不劳而获的经济利益的赌博工具,其扮演的休闲型公共空间角色日益淡化。

### 3 新农村建设与休闲型乡村公共文化生活的重构

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呈现严重匮乏的态势,为此国家积极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安排文化下乡,将电影、图书等公共文化产品送到乡村,重构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当然,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的发展并非仅仅依靠国家的“送”,乡村民众也非常重视培育自己的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方式,如广场舞在农村的兴盛,就是农民群众自发形成的,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露天电影在农村重新放映。露天电影在农村的重新放映,缘于国家广电总局和文化部共同实施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2000年起,国家发改委参与并开始大力支持这一项重点文化工程,至2007年,国务院已经将一村一月一场的公益放映目标纳入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2013年以来中宣部要求深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公益性的电影下乡发展迅速。以宁波

为例,在2007年10月底前宁波就已经消除了全市范围内的电影放映空白村,电影放映覆盖率达100%。2007—2010年,又连续4 a率先超额完成“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的目标。全市2 056个中心村共放映公益电影100 705场,观众达41 941 307万人次<sup>[8]</sup>。至此,已经衰落的农村电影放映业获得了新的转机,目前已超越了其原来仅属于文化事业的定位,拓展为一项面向群众需求的新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但露天电影的回归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放映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缺陷,如影片类型,尤其是新片较少,大部分制片商往往忽略农村电影放映这个平台,再加上一些农民记忆中的老影片,因为胶卷转数字技术上存在问题,使得广大农民失去免费观影的机会<sup>[9]</sup>,再者,电影正式放映前是长篇累牍的大段广告,如流行歌曲下载、手机铃声体验以及一大堆明星的漂亮头像,以至于人们难以体会到儿时看露天电影感受<sup>[10]</sup>,对电影下乡提不起兴趣,其对构建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的作用也就随之减弱。

(2)“广场舞”跳进村,舞出农民新生活。广场舞是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化,具有其他大众文化所共有的文化特征,即自发性、简易性、平等性及实惠性。新世纪以来,广场舞发展迅速,并逐渐由城市向乡村扩展,成为乡村休闲型公共文化生活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广州市“花都区委组织部和各镇(街)党组织大力推广农村广场舞和乡村歌曲创作,并定期举办‘村晚’汇报演出,目前花都各镇(街)每晚均有广场舞活动,村民乐在其中”<sup>[11]</sup>。农闲时节,茶余饭后民众们总要聚集在广场上,或跳舞、或闲聊,在政府的许可下,也有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小贩到广场上贩卖玩具、小吃等,这就又吸引了小孩子们前去玩耍,而父母为了更好地陪伴孩子,也会前去,这样“以一带三”,广场上的民众越聚越多,形成了一个极大的公共文化空间,民众既得到了休息,也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深厚情谊,生活质量得以提升。但“由于广场舞是一种临时性组织,因此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陷。比如,在政府管理方面,承办此类场地一般接触的是城管执法与环保局,基本不需要跟工商局、税务局、文化局等这类职能部门打交道,导致政府对于管理的不全面,一方面职能没有得到很好的行使,一方面在参与群众的利益受到侵害后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得以解决”<sup>[12]</sup>,因此需要各级部门加以重视。

(3)传统节日庆典活动逐步回归。节日期间举行的传统文娱活动,喜闻乐见,深受农村居民喜爱,后因市场消极因素的影响而逐渐淡出。而新农村



# 春节视觉符号的创新设计刍议

胡继艳<sup>1,2</sup>

(1.滁州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2.东南大学,南京 210009)

**摘要:**春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春节视觉符号是春节文化的重要表现载体,承载着人们辞旧迎新、求吉纳福的美好愿望,是民族凝聚力、意志力、号召力的象征符号。挖掘春节文化背后的深刻内涵,对春节视觉符号的设计原则、设计方法的研究,旨在探索春节视觉符号新时代的表现形式,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最终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春节文化;视觉符号;创新设计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91(2017)02-0088-04

## On Innovative Visual Symbols of Spring Festival

HU Ji-yan<sup>1,2</sup>

(1. Chuzhou College, Chuzhou, Anhui 239000, China; 2.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Spring Festival, which has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traditional one in China. Spring Festival visual symbol carrying people good wishes of bidding farewell to the old and ushering in the new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Spring Festival culture and a symbol of national cohesion, willpower and appeal. The aim to excavate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behind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study of design principles and design methods of visual symbols in Spring Festival is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the new era of visual symbols in Spring Festival,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and to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inally.

**Keywords:** Spring Festival culture; visual symbol; innovation

春季是阳气上升,万物复苏的时节,也是一年新的开端。居于百节之首的春节,又称“过年”,“年”,古时人们把谷的生长周期称为“年”,《说文·禾部》:“年,谷熟也”。后来根据历法知识、天象、物候来确定四季循环的起点与终点,年成为一年四季时间的总称。春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思想,如天人合一的和谐观、循环往复的时空观、丰富内涵的礼俗观等。而其文化内涵和独特价值往往是通过节物来承载的,如福字、门神、灶神、春联、爆竹、红灯笼、窗花、年画等,这些视觉符号表达着人们求吉纳福、辞旧迎新、欢乐喜庆的民俗内涵,是春节文化精神的符号化载体,是人们寻求认同感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符号。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代人们对这些视觉符号越来越淡漠,对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知之甚少。所以,在理解春节文化精神特质的

基础上,提炼传统文化内核,融入现代设计方法,打造符合现代人审美观念的春节符号迫在眉睫。

### 1 春节视觉符号

视觉认知在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传统文化识别、传播的重要基础。

视觉符号是一种被视觉感知的符号,即运用图形、色彩并赋予一定的物质载体,实现人们思想情感交流的目的。春节视觉符号是春节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是人们表达辞旧迎新、祈福纳祥美好愿望的载体,是人们表述驱邪辟灾、健康欢乐生命情感的符号。根据索绪尔符号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组合而成。乌丙安教授对其解释为:“任何民俗符号都是由一个或多个民俗表现体和它们所表现的具体的民俗对象与抽象的民俗含义或概念结合而成。”<sup>[1]</sup>在春节视觉符号中,民俗表现体是“能指”,